

三-65

他者的思考

J.M COETZEE

库切研究

吴治平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他者的思考

——库切研究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的思考:库切研究/ [美] 塔·德·西考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16-5673-9

I. ①他… II. ①塔… III. ①库切,
J. M. —人物研究②库切, J. M. —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K834.785.6②I478.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3507 号

他者的思考——库切研究

Tazhe De Sikao——Kucjie Yanjiu

塔·德·西考 著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华 汉
封面设计 张小张
责任校对 李永红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5673-9 定 价 25.8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hljep.com.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82560814

作者简介

 1975 年生于湖北大冶, 200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西方文学、西方美学和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出版专著《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等。

前 言

人之为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着一一种时刻对自身反思的精神,人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完美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比起浩瀚的宇宙,人既渺小而又脆弱。于是人开始了寻找,向着完美,也向着无尽的将来。但这寻找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对于有限的个体来说,就更是难以实现了,于是人们或者沉沦于现实的欲望享乐,或者在失望甚至绝望中麻木不仁,或者干脆走向寻求的反面,退回到动物状态,或者在欲望的推动下,走向丑恶——这时,人的自我拯救开始了,因为人的这种沉沦就是人的自我毁灭。文学和艺术就承担了人的寻求与拯救的伟大历史重任,寻求与拯救是文学和艺术的深刻内涵,也是它的全部内容。

而在当今的时代,因为种种欲望的蔓延所带来的无处不在的战争、掠夺、仇视、暴力、不平等等诸多问题,使人们深刻感受到了文明与历史的悖论,人性的扭曲与困境的存在,世界的荒诞与冷漠,人生的偶然与无奈,文学与艺术似乎一起掉进了生命失落的痛苦深渊。对于作家库切来说,对于这个时代的种种困境的感受似乎构成了他走向文学创作的起点,一向沉默的他用语言来冷眼看着这个世界,一直敏锐的他用心地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一向犀利

的他也毫不留情地把利刃指向时代和社会的黑暗之处,而最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振臂高呼,以小人物最为坚强不屈而独立的姿态带着我们走向那希望的彼岸。

目 录

第一章 库切的生平与文学观	(1)
一、独特的生存空间	(1)
二、知识分子的担当	(10)
三、文学观	(13)
第二章 人类的宿命——孤独	(24)
一、孤独的《童年》	(26)
二、弃绝与迷惘——《青春》	(34)
三、生命的空洞无物——《内陆深处》	(50)
四、卡夫卡式的孤独	(55)
五、孤独的陈词——《夏日》	(64)
第三章 文明与人性的困境	(77)
一、历史与现实的耻——《耻》	(85)
二、野蛮与文明	(122)
三、第三重困境:没有折磨者的折磨	(138)
四、对历史的思考	(142)
第四章 叙述的追求	(148)
一、互文的策略——《福》	(152)
二、复调与对话——《彼得堡的大师》	(177)
三、现实与虚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201)

四、小说的蒙太奇	(215)
五、喧嚣与杂语	(231)
结语	(254)
主要参考文献	(259)

第一章 库切的生平与文学观

一、独特的生存空间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忽略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而人们对于空间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于空间的关注已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被包裹在周围的复杂社会空间的重叠和渗透之中。其实,人类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的集体性、社会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和场所。^① 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要重视空间范畴,它同他们一样,在生产与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此时,空间表现出比之于时间更加强大的能力,它排挤了时间,它已经变为空间生产的手段和工具。正因为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使得空间超越时间之上的地位。

① 包亚明《空间文化与都市研究》引自文汇报 2005-11-06

列斐伏尔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包括那些通常意义上被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都生产一种空间,它自己的空间。”^①而且他强调,我们通过对生产的分析已经可以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以及知识指导生产的介入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源。空间也一样是种需要被节俭地使用,以及谨慎的管理,来增加价值回报的手段,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非常吻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处在空间生产的核心。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主要不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具有尼采式的“生命的(身体的)生产”这种更广泛的内涵。他的空间观是与身体理论密不可分的。身体是空间性的,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身体只能在空间中展现,而空间的发生起源是身体性的活动。与福柯把身体看成是空间的“约束与规训”的产物,把身体看成是权力空间的铭刻这种消极的生产观与权力观身体观不同,列斐伏尔更接近尼采,用身体体验想象空间,用身体的实践展开去体现、构成空间。在身体与其空间之间,在身体于空间中的展示和它对空间的占有之间具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关系。“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总是忽略了空间对于人的重要意义,更加忽视了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如果用空间这一角度来对文学创作或者说文学生产进行解读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法国学者巴谢拉尔写过一本《空间的诗学》,其理论要点在于研究人类的想象力,建构诗歌想象现象学,将空间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千差万别的诗歌形象的本原性之发生方式上。不仅是诗歌想

^① 《城市生长的隐喻》杨小彦,引自《读书》2006年第2期

象,而且特别是人类的空间想象之发现,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重大事件之一,进入想象的文化空间,才有了乌托邦精神以及灵知精神在当代世界的复活。栖居于想象的文化空间,人类在继续从事神话的劳作,让人类的诗性智慧不至于随着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而飘零。文学是对世界的描绘,也是一种生产,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的方式,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象世界不能脱离空间存在自不必说,它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投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显然,用这一空间理论来分析文学创作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说服力。以意识流文学为例,当物理的时间序列被打破,即当其被抽掉时间纬度之后,空间就不再是一个个场景的次第展开,而是同时的或无时间约束的自由呈现。意识流所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拓展:消灭时间,以扩大空间。文学是对世界的描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的方式,而作为文学探讨对象的世界是有其空间的世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象世界不能脱离空间存在自不必说,它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投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因此,我们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显然应关注其所生存的特定空间。

对于作家库切来说,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空间中。当然这里所指的空间既有环境意义上的空间,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空间。1940年2月9日,J. M. 库切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的一个荷兰裔家庭。库切的父亲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代,二战中曾参军到北非和Top of Form意大利战场,战争结束后回到南非参与政治,结果仕途失意,成了一名律师;库切的母亲是一名具有荷兰和德国双重血统的初级中学教师,能够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虽然库切的父母都不是英国血统,但是在家里大家却都说英语,这使库切从小就浸润在英语文化中,为作家以后用英语写作埋下了伏笔。

在论文集《白人写作》中,他说:白人写作之所以是白的,只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由那些不再是欧洲人,也没有成为非洲人的人所创作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库切就身处既非欧洲作家,也不是非洲作家的夹缝中。也因为这种空间定位的尴尬使得库切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与清醒。

1957年,库切从一所天主教中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南非开普敦大学,并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英语和数学的学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由于不满于国内混乱的状况,再加上对英国文化的热爱,毕业后库切来到英国,寻求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生活。到英国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知识,库切进入IBM公司,成了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但是,枯燥的职员生活并不是库切所追求的,在工作之余,库切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学研究中。在发表于2002年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青春》中,库切以略带伤感的笔调,记述了自己从南非到英国的心路历程和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变化。库切写道,那时“我整晚整晚地泡在大英图书馆里阅读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并用其余的时间踏遍了伦敦寒冷的街道,寻求生活的意义”。^① 在英国的生活经历给了库切一种深切的文化体验,即虽然他自己如此热爱英国文化,但是英国却并不那么热爱他——至少英国的女孩子不是那么喜欢他——他和英国之间甚至有点格格不入。在小说《青春》中,库切以一种青年男性特有的敏锐写道,“在英国,女孩子对他根本不予注意,也许是因为他身上仍然残留着一丝殖民地的傻气(南非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也许仅仅因为他衣服穿得不对”^②。傻气固然是无法消除的,但是衣服和发型却可以改变一

① [南非]J. M. 库切:《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55。

② [南非]J. M. 库切:《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78。

下。于是,他开始注意伦敦的时尚,那尖头的皮鞋、有许多钮扣的盒子形的紧身上衣、垂到前额和耳朵上的长发,使他开始为自己只有从开普敦带来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绿粗呢上衣感到窘迫,为自己那仍旧是童年时代乡镇理发师留下的有着整齐分缝的发型感到害羞。但当他为自己装备了一套同样的行头的时候,他却感到了一种未曾经验过的抵触情绪。库切写道:他不能这样,这像是自己甘愿去做骗人的把戏,去做戏。一颗忠实于自己的坦诚心灵,永远无法成为流行、虚伪和矫揉造作的俘虏。这种经历和体验让库切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英国人。欧洲的血统、欧洲的文化认同并不能保证他在欧洲的生活如鱼得水。祖辈的历史和自己二十多年的南非生活经历,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段英国生活,让库切第一次在精神上深刻感受到自己与多灾多难的非洲大地的血肉联系,也预示了库切以后的文学将徘徊在南非和西方之间这一基本价值取向。

在库切的一部分意识里,西方不仅是他血缘上的故乡,更是他精神文化上的故乡。但是,英国的不愉快经历背后似乎隐隐暗含着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如幽灵般一直伴随着库切。如果说当年英国是从精神上拒绝了库切的话,那么这次美国则从物质上拒绝了库切。1972年,由于未能获得绿卡,本打算继续在美教学的库切不得不离开美国。回到南非后,库切在母校开普敦大学继续讲授文学。期间,库切虽然多次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或做访问学者,但是英国和美国的这段心路历程,还是加深了库切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

这样看来,空间给库切所带来的体验绝对不仅仅是停留在物理空间或居住环境的变化,而更多的是空间所承载的文化上的体验,并体会到后殖民时代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伤害。这一方面让

库切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库切的一份困惑:我是谁?身份认同对于库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不同空间带来的文化体验对于库切来说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虽然天性喜欢宁静和沉默,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过多露面,甚至被戏称为患有“媒体恐惧症”,库切还是尽量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澳大利亚的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评论,以尽一名公众人物的责任。比如2005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提出“反恐怖主义法案”,法案涉及警方可以对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进行审查的细节,就遭到了库切的反对。库切认为,这种法案涉嫌侵犯人权,让他想到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2006年3月,库切向澳大利亚移民部门提出申请,并顺利加入了澳大利亚籍。在就此事发表的一个简短书面说明中,库切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澳大利亚,是因为他1991年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就被这里人民的自由和慷慨精神所吸引,并对这块土地上优美的风光流连忘返。库切也强调,他来澳大利亚,并不是为了脱离南非。库切说,当他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仍然和南非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联系。在移民问题上,库切之所以选择一个在西方经济、文化和历史上都处于边缘位置的澳大利亚,绝不是偶然的。澳大利亚在西方社会中的处境,或许正是库切对自己文化身份认识的一个绝妙隐喻。因为库切所归属的荷兰裔移民在南非被称为阿非利加人或布尔人,是南非社会中一个具有非常独特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群体。1652年4月7日,一小批荷兰殖民者在扬·范·里贝克的率领下,在特尔布湾定居下来,为途经此地的东印度船只提供药草、肉类和淡水等生活必需品。到30年后的1682年,大约有700个欧洲人在这里生活。此后的几百年里,他们不断驱逐南非土著的科萨人、祖鲁人等,成

为南非社会的新主人。这些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正是库切的祖先。阿非利加人的身份在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国家立法的南非显得非常刺目和充满悖论色彩。一方面,他们是殖民浪潮和帝国时代的遗迹,在种族和文化上都和前殖民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先辈数代的殖民地生活经历又使得他们和这块前殖民地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们仿佛既属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其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之间发生了严重断裂。这是一个族群的历史宿命,也是库切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自己究竟属于什么人?自己和南非是什么关系?自己究竟是属于白色的欧洲还是黑色的非洲?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是什么关系?历史、种族、殖民、压迫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的纠结和现实的冲突一直是库切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使得思想敏感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库切,不得不时常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反思殖民、种族、暴力和压迫等问题进而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思考。正是带着这份困惑和反思,库切踏上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旅。

很显然,库切在作品中对人类的生存表示出的忧虑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对南非这样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南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口有4310万,分黑人、白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四大种族,黑人有9个部族,主要使用班图语;白人主要是荷兰血统的阿非利卡人和英国血统的白人,语言为阿非利卡语和英语;有色人是殖民时期白人、土著人和奴隶的混血人后裔,主要使用阿非利卡语;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华人。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英语和阿非利卡语(南非荷兰语)为通用语言。17世纪后,荷兰人、英国人相继入侵并不断将殖民地向内地推进。19世纪中叶,白人统治者建立起四个政治实体,1910年四个政权合并为“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1948年国民党执政后,全面推行种族

隔离制度,镇压南非人民的反抗斗争。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1989年,南非推行政治改革,取消对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逐渐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但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影响根深蒂固,导致了殖民者从南非大陆上撤退之后,非洲当地人对殖民者后裔的仇视和报复行为不断发生。库切作为一个殖民者后裔,对此的体会颇为深刻。殖民者后裔在南非的尴尬处境和与此相关的暴力事件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库切这样总结道:在一个由主人和奴隶构成的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由的。奴隶不自由,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不自由,因为他离了奴隶便寸步难行。许多个世纪以来,南非都是一个由主人和农奴构成的社会;而现如今,南非土地上的农奴们公然揭竿而起,主人们溃不成军。在南非,主人们自成一个封闭的世袭社会阶层。每个生来具有白皮肤的便成为这个阶层之一员。因为你无法摆脱你生而有之的肤色,所以你无从脱离这个阶层。你可以在想象中脱离,你可以作出象征性的脱离姿态,但是,就像你无法将这个国家的尘土从你的脚上甩掉一样,你也无法真正做到脱离你的阶层。今日南非的主人们体验到的是怎样的不自由?我有意不想多谈他们的寝食难安,以及对他们来说有如噩梦般的受压迫者的卷土重来。我不想多谈这些,因为,历史走到了今天,特别是在以色列——它的身后还矗立着大屠杀的阴影——人们知道,世间还存在一类麻木不仁的邪恶,它没有良知,也许还没有梦魇,它吃得好,睡得香,安然自适。^①

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谓的全球化,一些人认为,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化。而南非曾是帝国主义的

^① 见库切访谈。

殖民地,自从帝国主义撤退以后,南非就沦落为一个边缘世界。南非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也并不是随着帝国主义撤退而随之消失,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日趋严重,黑人开始孤立和报复殖民者后裔。库切通过自己的敏锐观察,展示出了被时代大潮冷落一边的南非殖民者后裔的尴尬处境和命运。他们无法找出怨恨的起因,是怨恨自己的白人祖先还是怨恨黑人,他们始终搞不清楚,他们只有碌碌无为的过日子。随着白种人在南非逐渐地变成少数,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表面上被顺利地缓解和消除。而殖民者后裔在南非作为一种少数人的种群,日子却逐渐地变得日益艰难起来。为了生存和生活下去,即使他们有意努力融入黑人社会,也只能是令人沮丧或委曲求全的本土化。库切在作品中深刻地探讨了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并揭示出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寻找新的契合点,如何需要在多元统一的基础上来维持相互的关系,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给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在作品中描述的只是由于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造成的人的孤独、痛苦的生存状态,以及人在孤独无援的世界中受困的体验。

作者对人类生存处境充满着深深的忧虑,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这些对他来说是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渊源的。库切本人也是殖民者的后裔,他在南非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生活处境,使他对边缘人物的生活处境深有体会,南非种族间的相互歧视和相互冲突,使他对人类生存怀有深深的忧虑。在南非的时候,他认为他的命运是被一个独裁性的政府和他的令人憋气的父母所阻碍。在南非,有人把他的离开视为“叛国”。三十多年来,库切对外界指他“孤僻”、“冷漠”和“反社会”等批评,从来不辩一词。库切从南非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后,生活一直很低调。他只喜欢用文字诉说